

皇朝仕學規範序

士大夫多媿天資至錯諸行事往往
鮮合中道才非不逮微法度也前言

行可倣可師佩服弗替如循三尺

壯行焉往而不中節蘋前修

肆吾意之所嚮跌宕乖盪漫
六幸而齷齪亡聞人猶臣不能

轂名處貴顯有識將起賢

次斥規矩以覲全材屏範

圖世固無若事也仰惟

元壹臣姬孔道學造天下士
儒聞風作興步武相屬其大
在天銘在鼎彝誠未易闕測
如問學之困深操行之端方政事
之精醇與夫陰功隱德奇辭奧論不
播簡冊者皆足以擅稱一時詒憲百
世鎡天資庸樸粗知讀書日思攷

膏梁之習臣從賢士大夫後是以寤
昧前哲採摭舊聞凡言動舉措粹然
十道可按為灋程者悉派分鱗次萃
而編臣便省閱夫致知必繇學故
為學學行之上也故次之以
己有餘斯可推以及人故次
以為政莫如德故次之以陰
有言故以詩文終焉謂
身法遂目之曰

皇朝仕學規範所編書目

太祖朝名臣傳

太宗朝名臣傳

真宗朝名臣傳

仁宗朝名臣傳

英宗朝名臣傳

神宗朝名臣傳

哲宗朝名臣傳

徽宗朝名臣傳

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魏彥博德允編

一頁苑 江少虞編

上見書目



臣言行錄 朱熹元晦編

楊文公談苑 億大年

小畜文集 王禹偁元之

張乖崖語錄 詠復之

丁晉公談錄 謂謂之

王文正公言行錄 曾孝先

宋景文公雜志 祁子京

宋子京筆記

廬陵文集 歐陽脩永叔

濂溪通書 周敦實茂叔

胡安定言行錄 援翼之

胡安定孝行錄 翼之編

程氏遺書 顥伯淳
願正叔

程氏外書

橫渠理窟 張載子厚

橫渠語錄

臨川文集 王安石介甫

范忠宣公言行錄 純仁堯夫

元豐類藁 曾鞏子固

王氏談淵 陶樂道

杜氏談錄 滋務之

塵史 王得臣彥輔

孫氏談圃 外君孚

雜錄 張師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洛水迂書 司馬光君實

元城語錄 劉安世器之

元城譚錄

南都道護錄 胡珵編

名賢遺範錄

東軒筆錄 魏泰

節孝先生語 徐積仲車

澠水燕談 王闢之聖涂

韓魏王別錄 王巖叟編

曾魯公軼事 公亮明仲

晁氏客語

和氏談選 平時

韓莊敏公遺事 縝王汝

文昌雜錄 龐元英

三蘇文集 洵明允 軾子瞻 轍子由

南昌文集 黃庭堅魯直

夢溪筆談 沈括存中

後山文集 陳師道履常

後山詩話

李氏文集 廌方叔

師友談紀 方叔編

上蔡語錄 謝良佐顯道

龜山語錄 楊時中立

寸文發源 王直方歸叟

序子西語錄 庚

曲洧舊聞 朱昇

李氏詩話 鍾希聲

玉壺清話 僧文瑩

湘山野錄 僧文瑩

冷齋夜話 僧惠洪

泊宅編 方勺 仁聲

陳氏詩話 輔之

吳氏詩話 聿子書

呂氏家塾記 希哲原明

永嘉文集 周行已 恭叔

聞見前錄 邵伯溫

聞見後錄 邵博

步里客談 陳長方 齊之

嬾真子錄 馬大年 永卿

涪陵記善錄 尹焞 彥明

龍溪文集 汪藻 彥章

省心雜言 趙邦獻

許氏詩話 巔 彥周

分門詩話 李頎 編

藝苑雌黃 嚴有翼

潛溪詩眼 范溫 元實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

口沫避暑錄 葉夢得 少蘊

石杵燕語

石林詩話

古今類事 委心子編

古今總類詩話 任舟編

呂氏童蒙訓 本中居仁

折獄龜鑑 鄭克編

張橫浦語錄 九成子韶

張橫浦日新

四六談麈 謝汲景思

五峯遺文 胡宏仁仲

竹坡詩話 周紫芝少隱

蒲氏漫齋錄 大受

樂善錄 李昌齡伯崇

韻語陽秋 葛立方常之

夷堅甲志 洪邁景盧

夷堅乙志

麗澤文說 呂祖謙伯恭

已上計壹佰件

皇朝仕學規範所編書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類
書
目

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一

爲學

司馬溫公光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晏元獻公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中晏公請往府學仲淹嘗宿學中其教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息皆有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卽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

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洵年二十七歲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嘗語客曰其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薑十數莖漿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朱昂侍郎甫弱冠辭親游學其父給錢二千以爲行資徑入衡山書院服勤學問孜孜不怠夜則拾桐油子然以誦書三年業成而歸復以二千納于父封識宛然

司封郎中孔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龍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

李待制行簡家素貧能立志自學坐石上讀六經每至夜分雖寒暑不以少易又聚木葉學書其筆法遒勁聚書至萬餘卷多手自抄寫人謂之李書樓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旦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可繼乎朝享膏粱暮厭

非樵人之常情也。其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玉咨重之。

祠部郎中強至字幾聖，少有志節，力學問。年二十，舉開封府進士，黜于禮部，退而嘆曰：非有司之罪，吾術未善耳。乃益自刻勵，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吳俗喜遊嬉，請謁公閉門，一切謝絕。當食不揚匕筋，蚊蟲嗜膚，不一舉手撲之。曰：是皆害吾學之功。後果中上第。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玉質之女，封魏國夫人。公既娶，爲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遇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一舉登皇祐元年進士乙科。後公貴，魏國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盛文肅公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休，未嘗釋手，或勸之少休，則曰：吾自樂此，非以爲勞也。

衛尉寺丞向綸，雅有奇節，不妄交。自念世祿子弟，溺志膏粱之間，乃晝夜刻苦于學，日誦數千言，一記輒不忘。

虞部郎中李虛舟，家貧無書，假本於人，必手自抄錄。夜則絃誦，長爲辭章，頗出流輩。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宋景文公雜志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

求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並出廬陵文集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

令名出濂溪通書

安定胡先生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

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

澗中不復展讀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

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為先故學中有

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

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

由講習有素也並出胡安定言行錄

程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

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

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

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

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

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

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

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室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遜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未備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瞭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爲死灰豈有直做

任道卷一
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
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今既如
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始得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
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
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
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
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寧所感萬端又
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
所學便覺察得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
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
益哉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

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
一言一事却揔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
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
只在此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
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
則佩弦出入問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此則非僻之心無
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
久而後有覺見也學而無覺見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眷眷作聖
纔思便眷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智益明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
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
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
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
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
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
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
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
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
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
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
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
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唐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
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已上出程氏遺書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

爲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

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謹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已上出程氏外書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於己能尋見

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

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上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洪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見進也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已上出橫渠理窟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已上出橫渠語錄

子路無宿諾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而未能有行惟恐有聞此可謂有勇矣學者之病常在於無勇使之勇焉中庸之極可坐而

臻也出臨川集講說錄

子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
見小宋即景文公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
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出塵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出涑水迂書

先生謂馬永年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
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
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
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
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
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
為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
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其源淺
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也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
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
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
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
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
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
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
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
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已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諫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公又云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公見時已有三十餘簿出元城譚錄

胡瑗問學者所守要道畢竟如何公曰尋常未嘗與人言既蒙下問不敢不對學者所守要道亦只是一字更無兩字只一勤字盡矣學者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中立門人有黃鏹者亦見問嘗以是告之瑗曰甚善甚善只為至誠無息學者誠以為主勤以行之不亦善乎公曰誠是本勤是末求之不已謂之勤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也出南都道護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出東軒筆錄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主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呂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

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已上出晁氏客語

忠憲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弊繖以自蔽時世間印板書絕少多是手寫文字每借人書多得脫落舊書必節錄甚詳以備檢閱蓋難再假故也仍必如法縫粘方繼得一觀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放逸印書足備尚不能觀良可愧耻

出韓莊敏公遺事

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

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始得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已上出上蔡語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

為學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去以身體之以心驗之
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
某所為者如此已上出龜山語錄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
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
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丞之子挺之東方大儒
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
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
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
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
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
獻康節辭而后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日艱難如此當為子

孫言之

伯溫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
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
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
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
妄論已上出邵氏聞見錄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
兒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
細已上出涪陵記善錄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
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

長處皆為吾用矣

榮陽呂公嘗說揚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榮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夫子為能備物惟聖人為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榮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張橫渠詩云若知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哀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据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為本也

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父父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嘗云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榮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李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眾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進益否

己上出呂氏童蒙訓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為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為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也漢景帝晶錯教用術數宜其亦不免也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善畫者於一枝一葉意象思索僅得其似而化工一陶千枝競發萬葉爭秀濃纖小大不失毫髮其勞逸不同而真偽自分人之所得於心與得於人者萬萬相遠此可與知者道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己上出橫浦語錄

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亦可耻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行吾決安可視為不急之務

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溉曾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謂此也

已以為是衆以為非已以為非衆以為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於聖人矣否則是非皆私心爾奚擇焉

孔門學問非徒載之空言必期見於行事故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告之以其恕乎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行此二句至於可使南面學云學云空言云乎哉

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山谷荅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曾

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
為空言矣已上出張橫浦日新

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
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
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為先也然非身親之則不能
知味

大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直
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能吉凶與民同患為天之所為矣此聖
門事業也

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
故孔聖自十五志于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自是
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後一進未至縱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
人心消磨未瑩徹也及至縱心所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
天無二故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更不
稱仲尼也今之學道者少有所得則忻然以天地之美為盡在
己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
門乃是自弃自暴者耳

學者所以學為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
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
豈可勝言已上出五峯遺文

伊川之學無虛頭只要實塌塌地用功踐履一節節行到

伊川云敬以直內凡人修學當先以敬為主此蓋顏氏克己復禮
之說其門庭大率先要躬行耳已上出浦氏漫齋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

行已

魏侍中仁浦性長厚在顯位未嘗有驕矜之色接士大夫尤有禮
解州刺史鄭元昭嘗因事謗仁浦仁浦既貴終以德報之語在
元昭傳又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爲鄰嘗欲并
仁浦之第以廣其居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
或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而報怨不忍爲也
周祖聞之稱爲長者

范魯公質性卞急好面折人然廉介未嘗受四方饋遺自內苑至
相位僅三十年所得俸祿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二味故身
歿之後家無餘財後

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

質居第之外不營產業真宰相也

並出太祖朝名臣傳

竇侂太平興國七年夏以本官知政事先是侂與賈琰在 上

幕府琰便佞能先意希旨侂常疾之

上與諸王宴射琰侍

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侂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

媿於心哉坐上失色

上亦爲之不樂因罷會白

太祖

出侂涇州至是始大用侂中謝

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

侂曰 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

上曰非也乃汝嘗

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侂頓首謝

魏咸熙故宰相仁浦之子也性仁孝長者弟咸信任節度使駙馬都尉奴僕衆多費用益廣咸熙所受先人貲財市邸第得緡錢以十七八與弟咸熙裁取一二自給而已累典藩郡所至皆理性寬厚嘗一日召僚友宴飲初罷兩浙轉運使市得越中陶器因大治具羅列之侍者數人舉食按前相嘲誚反按盡碎之坐

客皆失色咸熙不之怒止令更設他器別爲盛饌亦不答責侍者寬厚有器度專務掩人過部下吏有材術孜孜引薦

李文正公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多譖昉於

上人有言於昉者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事敗昉頗爲揮解之 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信 上

由此益重昉

正侍郎祐之知制誥也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每諷祐欲與已協共擠普祐不從以爲唐宇文融嘗與張說有隙時說爲融所擯而出及說復入融遂敗祐因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及多遜參知政事乃出祐華州後終以陰事中普及普復入多遜果及禍與宇文融事正同識者以是許祐之先見 上嘗詔於史館集撰神醫普救千卷中官王文壽監視其事權勢甚盛館

中學士皆往謁見待之甚厚祐獨不請謁人亦以是多之有集三十卷行於世祐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稱其清儉已上出太宗朝名臣傳

曹侍中彬小心畏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踈財利未嘗聚蓄局量寬博喜愠不形未嘗言人過平蜀迴太祖因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及固詢之惟薦隨軍轉運沈倫謹厚可任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對君父不名下吏見百執事必答拜其為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驕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自延安還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上請歸休閑閣門無雜賓摠戎伐罪濟以仁恕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呂正惠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服端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分俸給之又表薦文度孫紹宗

錢樞密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事繼母以孝聞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寮佐而摠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士類孜孜忘倦後進多所嚮慕其在樞近同年生有為縣佐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

李文靖公沆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謹密門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重溫雅公忠直諒近代之賢相也

郭尚書贇初作賦頗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謗毀自是

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之日，悔而歸。贄聞之，亟命親善者召還慰諭，俾復就舉，遂預薦中第。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有言於

太宗曰：紳洛中豪

家，安肯受賄？此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

耳。

太宗即時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辯，未幾罷政柄，會置考

課院，得紳舊事實狀，黜為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復入相。

太

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在西京日，內臣之貴要者將命而至，蒙正接之不逾常禮，時人重之。

王文正公旦端重介直，操履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臨事，莊厲不可犯，其為相也。屬罷兵之後，朝廷求治，旦能遵守法度，承導善意，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

定大事，謹惜名器，叙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縉紳咸伏其平恕。久於其位，始終如一。

上優待之，沖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舊第

甚陋，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飾氈席，愠而不許。在中書，未嘗奏陰諸子，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友愛甚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風德，為國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

查龍圖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之以獻，道即令計直挂錢於木上而去。家甚貧，多聚親識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周給之。嘗有僚女貧為人婢，道知而贖之，為嫁士族，縉紳推服其履

行

趙文定公安仁質直純慤敦守操行外晦內明無矯飾小心畏謹以謙退自處有所獻替退公必削藁尤寬恕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愠色女弟寡居取歸給養其甥尚幼躬自教導為畢婚嫁甥卒并葬其父及諸親少與宋元與同學元與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與早卒裔嗣衰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訓諸子手寫周易論語孝經老子凡七子人授一部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儲校

崔吏部遵度深於文學篤厚長者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沖澹清介恬於勢利遵度儼舍甚湫隘中有小閣手植竹數竿朝謁之暇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殆忘寢膳處世寡合然與人交終始無改士君子多之

朝名臣傳

初張文節公知白參知政事而王欽若為相論議多相失因而請

解去及丁謂為相欽若謫司農卿分司南京乃徙知白南京意其報怨及至待欽若加厚論者多之

晁文元公迴樂易純固服道甚篤雖貴執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王文正公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衣無華采居家誓御罕見其喜愠色人無敢干以私每入朝盛服進止如有尺寸

狄密學棊在河中時內臣旁午有自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棊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豈晚節緣近倖以希進哉及其終家無餘貲

吳龍圖遵路性夷雅謹重寡言笑善與人交初若平淡然風義久而彌著立朝敢言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

友范仲淹分俸調其家

崔工部立性淳謹喜論事大中祥符中

真宗方修封禪之事

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為治道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所施用

韓文忠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而有法雖燕居未嘗見情容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為昏葬之

章文憲公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

章獻太后

常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子弟親戚皆抑而不進

嵇內翰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謂其子弟曰

穎謹厚篤學若曹之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為文多納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藁為序以獻之穎不荅亦不以獻

范文正公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汎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又所至有恩鄧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

杜正獻公衍素清約初無居第既退始卜家南都餘十年出入童指六七十人若平生無軒冕者

孔寺丞收隱居龍興之龍山下性介潔好讀書家有田數頃賦稅嘗為鄉里所先又歲飢調所不給者未嘗計其家有無故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

溢州以行義聞賜之粟帛又給復其家仁宗朝
仁宗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行已

宋文憲公庠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州使丁甓
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沈
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
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
者實以他疾而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
此何足以為罪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出英宗朝
名臣傳

胡文恭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與人言必思而
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宿少嘗善一
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
以此報子宿曰後事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

未可量也。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人多稱之。

彭尚書思永，清謹長者，尤長於吏事。年八九歲時，晨得闌遺金釵於門外，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以物色訪之，果墜釵者也。即以與之，吏謝以錢，思永笑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饋遺。

張恭安公存，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州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諸母及昆弟姨妹，恣擇取之，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為之婚嫁，為人莊重，雖家居，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

呂諫議誨，初祖端卒，家日益貧，誨既仕，自奉養薄，其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三逐，皆以彈奏大臣不法，不去不已，由是有鯁直名。

歐陽文忠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設機，穿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

張侍讀瓌，雖資長者，然遇事輒言數忤權貴，屢黜不悔，恬於進取，其不磨勘遷官者，率嘗至十餘年。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于洛，蓬葦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絕俗之行。

張康節公昇，忠信儉謹，不受請謁，分俸祿以及九族，故舊退居十

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耆老而耳目聰明

單光祿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鬪鬪者邂逅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以養者兄也不可不代之死乃趣往鬪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問孟陽孟陽告以故鬪者感歎遂不訟

曾舍人鞏少孤奉母孝鞠養四弟九妹甚友愛宦學婚嫁一出鞏

力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司馬文正公光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下則為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端明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晁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

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實有焉

朱觀使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得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有白鳥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張正議問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

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古古用父命亦不受凡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以還种氏陳教授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學不羣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示之鄉里饋遺絲毫無所受歲收偶有餘推以濟貧乏

馮文簡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殺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彭待制汝礪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為御史嘗論呂嘉問及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坐奪一官平時與蔡確異趣使外十年確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為井其母葬之又葬其妻且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渙未官而死經理其後甚至

文忠烈公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搢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趙郡王世開事繼母三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己子執母喪哀毀一夕髮半白捐金帛以賙族人之貧及不能葬者

已上出哲宗朝名臣傳

王御史回召為睦親廣親宅講書鄒浩貶新州人莫敢顧回獨為之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追詣詔獄人為回懼回處之晏

然獄具削籍遣還其鄉回即日徒步出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不荅

范開府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蘇司空頌天性仁厚字量闊遠喜愠不形於色資質端靖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王資政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乎少事穎川陳浚浚死無子存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存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己出

曾閣學孝廣為人嚴重不妄取與平居必正容色大書修謹二字銘諸座右

任提宮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蜀人師仰之為諫官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

陳觀使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父母喪廬墓鄉曲重之初蔡卞知其才待遇加禮瓘不肯附麗瓘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往往退避迨居言路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

蘇朝散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拒弗與為考功也郊恩當任子以季弟元凱早亡乞奏補其仲弟元亮使收養其孤朝廷從之

黃直閣祿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已上出

司馬尚書朴累調晉寧軍士曹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資而薦之

譚端明世勳為祕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者皆越次陞擢世勳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好招延文士立能致人通顯其黨有與世勳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勳謝絕之更六年不遷

並出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六

行已

白宗在東京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敢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罪大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督公赴官，公曰：常州遠，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正曰：爾前日以遠為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文正公不強之，卒終養焉。

真宗喜談經，一日馮元談易，非經庭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孝之士三數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笑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去。元薦查道、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疾嘗思鱖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鱖魚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浮翳及睛，但

舌舐千日，勿藥，目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友矣。

丁晉公言：凡士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參政，趙嘗覘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

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

范文忠公鎮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

富鄭公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常降階，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

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趙康節公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志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

端明殿學士蘇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資政殿學士王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其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

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張文定公方平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寶文閣待制彭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杜正獻公行為樞密參政事范仲淹嘗出行門下數爭事上前衍不以為恨而仲淹益服之

范忠宣公純仁文正公第四子長子純祐少有大志不幸疾癘公

與叔季純粹禮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憂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之風焉

龍學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張文節公知白在相位謹名器無毫髮之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平江南倉廩府庫一委轉運使彬無所問師還舟中唯圖籍而已

國子博士毛應佺知賓州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貝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往往舳舻相銜尾竭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錙銖南國之貨

賈黃中興國中參

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

府寺觀一隙舍扁鏽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上

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之況亡國之遺物乎賜三百萬以旌其潔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皆海南明珠蚌胎也

在任無不垂涎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奏覆

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

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又丘太博舜元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諫院公數以言事上未聽納因登對面奏

曰臣言可用願朝廷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言職重行竄貶

神宗諭曰官家留卿不可堅求去公奏曰臣爲言官而言不見信於

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家待罪不就職朝廷知不可強罷公知諫院依前直集賢院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同管國子監時執政密使所親

謂公曰

上既堅留公又依所請罷言職仍依已擬除制誥

可出而就職矣公曰某言既無狀今雖罷諫院而以美官見誘是以貪夫畜某也如朝廷用某言則勝於得美官矣如言不用雖萬鍾亦不敢受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皆以功遷官隍城使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耻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之焉能隨羣逐隊趨炎

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矣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

侯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于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孫宣公與以太子太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

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遊賞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遊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任葺幽亭藝花木足迹不及城市至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胥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仕族多過客眾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闡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

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藪而進文僖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沫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載為御史有能名

真宗嘗自擇御史府

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

承議郎程顥為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

年勞可遷秩特改太常丞

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七

行已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寮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而太尉專稱

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後專談卿惡太尉曰理

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

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

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上怒甚謂

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駉何

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駉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

上問以

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韓魏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

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

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

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遜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

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

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

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

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

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

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

趙延嗣者，父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已上出皇朝類苑

曹武惠王彬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曹武惠王 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

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

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行自在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
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

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參政吳正肅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諫議大夫田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一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起居舍人尹公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

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洙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洙者甫問曰劉洙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洙何也洙曰洙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洙不能自植立耳洙何恨於洙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

尹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

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

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已上出

皇朝名臣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七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八

行已

端明蔡公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
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
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
亦未嘗以語人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
告者則不敢為也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
在萬乘前無屈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

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
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
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
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
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
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或以諸
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
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
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盡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一攻其
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
人耶

或問滎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已
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自思曰
我是何等人被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
忿心亦自消也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塹功蓋天
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
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
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
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其所措置規摹闊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其中則

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為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蘇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為過人

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門下侍郎韓公維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播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韓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上前疊疊不窮正直確切無所回隱左右為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媵妾食終脫粟一肉所用服噐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

任子恩亦先推與之為守令本於豈弟而能擊姦豪以安良民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

丞相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噉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為是者

丞相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止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樞密王公巖叟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諫議劉公安世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公嘗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子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相府尹因徧取宮觀寄居官白直曆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持身庶謹如此

內翰范公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諫議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節孝徐先生積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聞其過一

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家召諸弟張

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楊玠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偽蜀王建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

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魏咸無仁浦之子性寬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缸中門簾鉤上正中其額翻汗冠紱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釵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諷足跌盡破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具蔬果亦不加笞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寬之比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正白語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古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已上出楊文公談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九

行已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
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
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天遂薦覃
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則未足為士矣 出張
乖崖語錄

王文正公常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
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出正文正公
言行錄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
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
小人日憂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減其身而無悟也噫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已上出濂溪通書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浮沉民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居母室供給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恐形

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

耆老陳贊觀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具狀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其表以聞

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

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顧忻泰州泰興縣永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

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郡城幾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

季曰家之極難者願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

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下亦能縫紵。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儂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衆安橋東界。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無每諭之曰。汝年長。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吾免汝之辛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其手。意如有失。其母亦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十鄰而居。

查道字真之。新安人也。祖文徽。仕偽唐。至樞密使。父元方。以父廕歷殿中侍御史。太祖克平江表。元方隨李煜納款。即真為

滑州掌書記。道度量宏偉。趣尚平澹。博綜經史。尤長應用。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嘗在滑州。母疾綿悞。道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鮓魚。求莫能得。道因詣黃河。禱祝垂釣。因而獲之。重僅踰斤。攜歸官舍。為羹以進之。母食而漸愈。後聞者爭往。或釣或網。終無所獲。人以為天賜之也。親喪之後。口絕酒肉。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就舉。登進士第。歷觀陶尉。徐州推官。祕書丞。知果州。應直言極諫。對策上第。移左正言。直史館。京東漕運使。雖俸入豐厚。分給宗族孤寡。為畢婚嫁者十餘家。以是居常匱乏。天禧二年。自右司員外郎中龍圖閣待制。出典號略。郡卒於官舍。年六十二。有文集。牋表行於世。道愛重節義。遵守名教。未第日。遊襄漢間。假貸親舊。得錢十萬。途次適值故人嫁

女頗窘支費道罄囊濟之其年罷舉時人伏其高義有郭代公之比焉

許俞宣城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風采魁傑襟懷峻整尚慕節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逖有名於時為尚書外郎器俞曰吾家千里駒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少喪母氏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持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之聞者多所歎服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觀汝登科之後没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涪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焉父喪摧毀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春景花發閉室靜坐未嘗出觀赴牧守之召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伏其孝

李化清建業人也世以力田聞于鄉里

太祖平江南化清避

于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以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而孝悌恭順動止循禮事母以孝常持巨竿釣魚以供馨潔後遭父喪哀號毀瘠四肢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柏雖妻子至亦不之顧暨陽多山民患虎豹晝設虎落夜無行民化清造廬之地絕馬里民多異之制滿還家蔬糲度日遂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前進士司

馬簷為邑之佐觀其異行因為文以誌于石

已上出胡安定孝行錄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

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柰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話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更有甚工夫到此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胃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人有語道守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

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及其陷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已上出程氏遺書。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

行已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間正月一日因弟
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
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
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
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
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
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
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祁寬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尹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賭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已上出程氏外書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

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

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已已上出橫渠理窟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
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
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
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
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出范忠宣公言行錄

曹彬為樞密使河北每季支散銀鞋錢一日密吏忘設過期因彬
檢舉連支兩季酒坊副使弭德超奉使河朔還奏其事言軍情
大歸於彬 太皇赫怒即日罷樞密使以鎮海節度使歸本
鎮彬不之辨陞辭赴青州乃以德超為諸衛將軍檢校司徒充

樞密副使既而小人乘君子之器不克負荷舉措乖當時出醜
言上瀆朝政下侵同列自以為有社稷大功朝廷酬之未當
太皇聞之大怒削籍隸登州沙門島召彬自青州復拜樞密使
對揚之日但再拜謝恩亦不言及前事歲餘德超卒於流所
上始命錄一子官彬乃進言乞盡錄用其四子皆授西頭供奉
官德音諭彬曰乃此成卿美名耳

杜淳明州定海人九歲舉神童不得召退歸杜門不出以讀書自
適早孤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至服除資產盡以遺其季滋一毫
不取不婚娶日以經傳為樂郡太守聞其名往請之避不與見
學者親之惟談仁義言終不及世務鄉閭忿爭疑者就取決之
勸人必以孝悌為先至和間卒于家並出王氏談淵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兒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

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初果大拜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為其婦翁孫莘老言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欲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

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兒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

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已上出孫氏談圃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匄鏗人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後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
則為惡無不至矣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伯夷之清人
謂之汙不怍矣

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弊衣糲食不足為儉三

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

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已上出凍水迂書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日思誠之
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
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

不敢妄語先生曰且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
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
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
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
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
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
高第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
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為明帝沒
為明神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
為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為不
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偽之風甚矣
以某從小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

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常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出元城語錄

劉公曰先人往任西京監牧使懲前政門賓之弊更不延士人於門下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且以其樂於教育故白公遣某從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勸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某請問其目公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及臻其道一也復問所以致力公喜曰此問甚善

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韓瓘乞言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為貴

並出元城譚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一

行已

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瑄沉吟良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任恣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定也

公曰有盛待制者名濤嘗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其人雖無狀當日開此一談却有可取其每爲人言之

公又曰學者直是先理會取根本始得其他末節都閑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卧無處不畏中立以謂如何胡理曰揚先生常愛說一箇仁字其道甚大公曰大都根本只是箇誠仁在其中矣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不成酒人若不知根本雖勤無補性明試以老夫鄙言思之須得箇道理去子試思之有無窮之味某從學溫公時亦只得這箇言語這便是精要處也已上出南都道護錄

真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

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諭同

列曰

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冀公曰此亦無害

欽若退而陰有奏陳翌日

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

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

有失奏陳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其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其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 上顧公笑而撫諭之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

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

家得朝士往還書尺

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

可付御史獄按罪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

字皆與人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

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

罪 上曰此皆已發露公曰豈可臣自有之而幸於未發惟

罪衆人也

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

朝臣

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乞行根治欲

因而擠人

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焚去矣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公之弟兵部因持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韓魏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然後委之以命可以無悔人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行事大為難事常令着意於此分以為易也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

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吾閱人多矣久而不變是為難

寡欲則事簡識理則事無礙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善則曰某不及

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處之禍福之來非所惑也

君子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矣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往而不服

君子業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也

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凡人語其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至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佳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雖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召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怨同時諸公莫不被凌謔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耳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出東軒筆錄

公曰君子言欲孫而行欲嚴蓋不孫則召禍不嚴則受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立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此雖遜何傷也若言媚竈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屬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者多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曰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為本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邪人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況于人乎並出節孝先生語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出通水燕談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敢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訾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並出韓魏王別錄

鄒公浩雖遇冗劇事處之常慢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疑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家學蓋魏公之後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闢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已上出晁氏客語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葉揖而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賓負被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以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出和氏談選

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為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日推授朝廷嘉而許之祕為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

長安隱士曰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

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並出文昌雜錄

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致爾庶以此言如佩韋弦也出師友談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行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

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植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勇。與月攘一鷄，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曾本此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門人曰：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曰：矜夸爲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底病人，却別有病處。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言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

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已上出上蔡語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洪毅人須能洪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已上出龜山語錄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

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
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
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
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賈內翰黠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
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
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
之不盡也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
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
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
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

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
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
問曰 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
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
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
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
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烏
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溫公入相元祐薦劉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
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
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誥無故訟於朝 上遣御史按

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全者，教授潁川，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全，承君爲之喜。又一日報志全，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全亦不來。久之，志全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全矣。志全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鄒志全發也。客言於志全，志全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

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全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全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

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旣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

皇后孟氏立

劉氏爲皇后，承君語諸子曰：志全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全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全具言諫廢立，皇后時某之言，慙矣。

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

上猶未興，凝然若有

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全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全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全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志全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范魯公誠子孫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道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人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克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

苟不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激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遽除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

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

得其詩錄以爲子孫戒

已上出邵氏聞見前錄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兒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

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三言曰
誠曰一云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
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
身並出邵氏
聞見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三

行已

龜山先生教黃用和緩云富鄭公言士大夫須有崇深氣象所謂崇深豈非欲自尊大而使之不可測耶曰崇則尊嚴深則不淺露黃以為深中其病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許少伊語林季仲大凡做事着力不在面皮上

已上出步里客談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恩溫良者戒於無斷沉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亡右康衡所上疏元城先生嘗稱之曰君子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

故言之可取者，君子不廢之，此語亦可以為座右銘。出類真子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出涪陵記善錄

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市道為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為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

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為而禍可去，猶不當少貶以就。況命本於天，決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射利者，自以為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為此紛紛也。出龍溪文集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敗，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勉強爲善勝於因循爲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蹙、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步則不跌、
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衆資已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
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
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爲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
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是甘於自殺也、然
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
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
不可以馭下、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

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
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
衛者良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行四通八達之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詐欺而可以誠達況

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為善則善應
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有限之器投之則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
如何耳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喜與之親
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

內不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
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
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謹術不可不謹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已上
出省心雜言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胃中秋毫無所嫌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陝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漢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誦詠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自於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固自謂有得於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難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上下之交苟免此四者未有不休休然者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爲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於納平生詰勅以保之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黃黑二豆於几按間且自數之每興一善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內每興一不善念爲一不善事則投一黑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後黑豆漸少久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全顧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學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景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弊於權數李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已上出石林避暑錄

一士夫遠自江浙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耻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國家圖書館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先生曰常自點檢

或問人有謗已辯之則愈謗不辯則有所不甘當如何曰無愧此心足矣辯之固不足不甘只是所養未至

或問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耻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

涵養覺見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
士所合為者已上出橫浦語錄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
歟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為己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不悶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前輩長厚大抵如此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謹其獨

富鄭公年八十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人乎

喜逆己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惡逆己之言則禍成於不測

士大夫以氣為主氣一不振則阿匱苟容無不為矣已上出橫浦日新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四

涖官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伏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踈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出太祖朝名臣傳

武節使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

者搜筥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沈恭惠公倫建隆三年遷給事中賜金紫為陝西轉運使乾德中蜀平以倫為計度制度使先是大將軍王全斌崔彥進等入成都也皆厚培斂民家王帛子女泊倫至獨居佛寺蔬食而已及受代歸闕篋中唯圖書數卷 太祖廉知之故貶全斌等擢

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並出太宗朝名臣傳

柳開仲塗

太宗特擢為右贊善大夫及征河東命從駕督楚

泗八州運糧會盜起常潤選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群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為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親

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就死矣開亟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柰何又苦之如不能開即馳詣闕下白於 上前矣卒罷之

陳諫議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遏之弊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貲為助

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殍者悉瘞埋之詔書褒美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時芻茭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

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

參知政事

王刑部濟為漳州龍溪主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尤急民甚苦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奏裁詔可其請施行旁郡民咸便之屬歲旱而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大姓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愆亢之患汀州以銀冶事爭訟踰十年不盡凡連逮數百人繫獄轉運使命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

邵諫議暉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于死暉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為民暉代還引對

太宗謂曰爾能

活吾平民深可獎也面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暉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後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船及岸常苦颶風暉鑿內壕通舟颶不為害及遇疾吏民蕃賈詣佛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灑泣焉

李刺史繼昌性謹厚所至以寬柔為治衆頗懷之任峽路日與上官正聯職正嚴忍好殺嘗有縣胥護送芻糧地遠後時而至正令曳出斬之繼昌徐為慰解卒貸焉其當死救護而免者頗衆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羗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羗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監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為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鈴轄揚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為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為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王侍中嗣宗知邠州郡城東有廟曰靈應公旁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風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家語言為之諱狐嗣宗燻而逐之盡塞其穴淫祀遂息

已上出真宗朝名臣傳

李集賢行簡在蜀時富民陳子美者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乃遺以黃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王文穆公欽若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上疏請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乃自乾德至咸平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兵甲公事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

以九斤爲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又度湖湘山田可以蔣禾，而民情不墾，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之。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爲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刑獄，亮至部覆訊，寃獄全活者數十人。亮爲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一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人共

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邪？」乃扯其案采貸之。

寇密學瑊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

太后怒曰：

「夫妻以義合，柰何毆以致死邪？」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李龍圖紘知磁州，部有宋平者，參知政事陳堯佐妻黨也，貪橫不法。紘首按其姦贓而竄逐之，部中爲之肅然。

陳刑部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視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餞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已上出仁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四

目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五

涖官

李給事賀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東南歲漕米京師置軍將大將隸發運司部糧而江南多物產利於商販常賂三司吏以求善地以故不能均而貧者多盜官糧賀乃籍諸州所出物厚薄爲三等較其功過下泗州預定當運之地於是人知賞罰而絕干求之敝是歲增漕米一百七十萬降詔獎諭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塘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苗租三十萬塘成特遷刑部郎中

宋宣獻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覈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

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燕禮部肅權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州郡不敢上讞而寃獄常多肅建請諸獄疑皆聽讞讞而不當者官吏皆不坐自是全活者甚衆

王忠穆公驥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時季良方貴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驥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他日

上見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知益州會戎卒有夜焚營脅軍校爲亂者驥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司馬待制池歷睦州建德益州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又傳蠻

人將入寇富室急瘞金玉逃山谷間縣令閻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乃張燈作樂縱民游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州光山縣頃之大內火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至乃更與民自爲期日過期不輸者罪之時盛度謫守光州聞之怒甚旣而光山民輸竹爲諸縣先度喜薦於朝范給事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民乏種食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

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韓文忠公億知洋州里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為索舊牘視之獨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衆亡以為辭冤遂辨

呂文靖公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為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為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真宗

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陳文惠公堯佐就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千里民俗僻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鱈魚所噬堯佐以為昔韓愈患鱈之害以文投谿中而鱈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真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毒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王待制質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鈎得之質曰弋不

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且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還判尚書刑部南曹，出知蔡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塚，旣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李太傅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湫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爲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其數。若谷因爲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蒙正爲駐泊都監，倚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即投湖中，沒其尸，及捕獲

多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旣而復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禽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于市，繇是湖中盜息。

鄭文肅公戩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爲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爲言歲減二十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邊民積粟。

張文孝公觀徙澶州，河嚙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也。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

其醫藥飲食一聽於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

郎刑部簡知袁州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偽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案曰此爾婦翁書邪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贅壻遂伏罪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於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每內降與恩澤者積十數面納
上前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

內降邪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寢不說

吳正肅公育徙蔡州設保伍法以檢制盜賊是時京師謹言妖人數千在蔡州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巡檢兵趨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柰何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數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劉觀文沆出知衡州大姓尹氏者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

子幼乃偽為買券及鄰人死逐其子三十年不得直沆至子又出訴尹氏持積歲所收戶抄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戶抄豈特收于此乎又問其始為券時嘗問他鄰乎其人固多在尹氏不能對遂伏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為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人始用醫藥病者更得活以太常博士通判荆南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曹龍圖穎叔通判儀州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人有疾者不事醫藥而專祈神穎叔移所部悉禁淫祠奏以方書頒之為陝西都轉運使兩川和買絹以給陝西軍衣而遠人苦於斂重穎叔請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坐庫收市之遂紓兩川之患

魏吏部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采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嶮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為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張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為除其稅

包孝肅公拯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即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已上出仁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六

泣官

胡文恭公宿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
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
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
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蔡端明襄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呂景初吳中復馬遵
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除他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皆輒封還之 仁宗嘉其守命賜其母以冠帔

韓忠獻公琦益州歲饑為兩路體量安撫使異時有司督責賦役
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為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
罷冗役數百人活饑民以百餘萬琦少有大志天下想聞其風

采識量宏偉臨事不見憂喜之色

仁宗方選用大臣以理

天下之務至琦為相倚任尤至琦因得選勅群司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其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與已輕財好施家無留貨折節下士无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所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故終琦之去得人為多卒之天下晏然百姓遂寧刑罰衰止衣食滋殖琦之力也後之論賢相必稽焉蓋其所自立凜乎有大臣之風矣

王光祿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召父老列其田高下為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如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科箭羽下東南諸州調發若星火其直踊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直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

之皆詣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李光祿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宣靖公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害田公亮即曹娥江隄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王給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隄盜乘間切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禽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舉元奏請舉官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以自經為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

不承爾已而案吏果然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

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歐陽文忠公脩東政時

英宗以疾未親政事

慈聖光獻

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

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雖非已

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

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姦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

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

英宗嘗面稱脩

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

使誰當已上出神

宗朝名臣傳

程修撰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

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浹日乃至師孟奏

徙治渝州夷不敢復爲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

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

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

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

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醜爲渠除三司度支判

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爲堤埤江浚豫章

溝揭北閘以節水外降民無水患

劉舍人放治曹州曹素多盜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放曰民不畏

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擾歲中盜賊衰息

李龍圖肅之知慶州旣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

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數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

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爲困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流移又爲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 帝嘉之遣中使勞問賜茶藥

李龍圖常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欲薦改官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孫觀使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竒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爲姦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爲中法

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徙徐州徐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乙僅勝衣訊之云遇甲于途甲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東使候諸門他不與知也覺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惻然請誅其首如乙者宥之遂爲例

趙懿簡公贍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黌舍鄰邑之士畏懼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以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度橋則罪加重矣大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爲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

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劾不俟命詔釋之

陳正議述古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故事吏案經使副裁決判官無所可否述古至事無巨細擇可書者書之不詭隨也出爲京東轉運使時執政帥青鄆事有不洽部使者莫敢問述古曰豈以大臣廢朝廷法繩治如列郡一道肅然

曾資政孝寬以選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冬苦雨傷麥民詣府訴府以妄訴杖之孝寬爲躬視田辨其不誣得蠲歲租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爲盜詰之不服端命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有禁卒遠戍亡歸爲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卒免死嘉祐赦赦服綠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泣事日始遂著爲

令

滕章敏公元發復爲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郡學生食不給民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旤汝矣吾得城外廢營欲爲簷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苗待制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疏導溉民田爲利甚博邑人謂苗公河爲潞州司法參軍鞫囚獄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爲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

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知時中薦也

魯冀州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澗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雨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李密學承之調安州司理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高通議賦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捕繫治伏辜者數人毒蠱遂絕其守唐也土曠民寡稅入至薄賦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久纔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歸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既而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鞠輒服邑人皆稱

神明為江陵府石首令縣多水患隄成屢圯麟教民疊石以禦之至今獲其利號謝公隄

韓殿撰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杜修撰紉少強於學問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移洺州永年縣令歲饑民將徙畀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之皆先期而償已上出哲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七

涖官

馬待制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
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衆
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
死默為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條自是多全活者

范開府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
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
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蘇司空頌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
敏求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
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

越常格然任夫卷之七隳秦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
召對面諭之不從退而抗章不已遂落制誥歸班而定命亦
寢 神宗

蘇文忠公軾徙知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
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屐杖策躬率兵夫築長堤
起戲馬臺屬於城水至堤下不能為害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
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吳觀使師禮知揚州天長縣嘗言近民無若為邑政貴德化刑以
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
幾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張殿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在諫垣七上所上六十餘章言皆剖
切

何郡王執中知秀州海鹽縣建鄉校擇子弟入學親為講說又作
堤以捍海置閘以渚水邑人賴之

任提宮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盜竊擾人無
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廼下令綱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
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戶不閉

蔣待制靜調湖州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謂曰吾不利汝
以希賞汝亦無得為盜盜感泣後皆為良民移饒州安仁令江
南俗信巫病不餌藥靜力禁之遂革其俗

何待制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
用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為
長隄橫亘于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地圩多法焉知宣州
寧國縣鄰邑富民有田訟更二十獄不決漕司委直之述折衷

于頃刻間

任刻卷七

任龍圖諒除京畿路提點刑獄移京東西路梁山灤衆流所匯漁其中者舊無名籍肆為姦偷不可搜剔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有籍不得輒入屬縣地犬牙其間者鑿石為表盜發不得抵譴違地界故徵捕尤力盜不得起郡邑屢以獄空告

种忠憲公師道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盡其象祠之

劉通奉鞫調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鞫曰此飢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唐觀文恪調柳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証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為君累柰何恪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有告者且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為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且泣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即日盡輸積逋痛折節為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為鄉里長者

已上出欽宗朝名臣傳

王安簡公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之意

陳恕為三司使 上命具中外錢穀大数以聞恕諾而不進

上屢趣之恕終不進

上命執政詰之恕曰

天子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

上聞而善之

趙清獻公相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
王懿敏公素大丞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憲臺風
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

承議郎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

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頰求對來款常
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
謂曰御史不知

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
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

人主
寇準以負外郎奏事直言觸犯

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緒

袍請

上復御坐親決其事

上嘉納之

太宗曰朕

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承議郎程顥被薦為御史

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

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
不能

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

歐陽文忠公脩歷典大郡以靜鎮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
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

中書舍人曾鞏歷知齊襄洪福明亳州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
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天章閣待制許元為發運使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
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石而常餘百萬
以備非常方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

以此希寵

中大夫魯有開知確山縣獨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乃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循吏風

劉主客立之守官不為勢牽不為利奪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偕通判朱正辭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嘆服共薦之祠部郎中強至當朝廷繕脩政事士大夫爭出頭角言利害得失其蔽多文具亡實公獨怡然自處謹守繩墨一修職事曰是足以副朝廷核實之意矣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不見此禮至今矣

趙清獻公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八

涖官

薛簡肅公奎為隰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踐血汙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賞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逋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慨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

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
決於一境之內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通議大夫王端知襄邑縣有鬻牛犢於市者或執以為盜詰之不
服端命各取犢毋雜寘庭下擯走從之盜遂服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者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
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赴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
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徼者屏逐之罕至嫗又出言雖
雜亂無次時有可曉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
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
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服其能察寃

張文定公齊賢

真宗時為相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
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吏

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
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徙其家
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
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朝名臣四
科事實

已上
出皇

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
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
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
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杭州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
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

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
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索得黃金五十兩以作
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
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
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
之民復免流散

蘇耆為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甚衆京西轉
運司亦無可以為賑洛陽守移書耆求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
府如教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為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
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鄙柰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灾流行
春秋有卹隣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
而不以奇贏賑卹耶曰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

廷甚嘉之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
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昉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勝
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
抵臨事當須有術也如此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
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
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
餓死者

中書舍人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
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
富人使自實粟數摠得十五萬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

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蓋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目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大為粥食之饑民聚而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

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何不奏請于上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朝廷雖有恤民之意亦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李諫議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

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換權宜之術也。

張文定公方平為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

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益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唐質肅公介為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錢公引唐稅間架事罷之

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知歙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紘因奏罷之

包孝肅公極為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谷務材木數十萬及罷七州所賦河椿竹索十萬民皆便之

劉主客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馬忠肅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

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負二百餘萬
已上出皇朝
名臣四科事實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八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九

涖官

端明殿學士蘇軾監官告院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

旨市瀾

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冝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

朱中散壽昌使湖南會有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公至則言州近蠻金若大發蠻必出爭自此邊境多事矣即金不發徒廢民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

歐陽文忠公脩知制誥使河外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罷數十事以寬民力

陝西轉運司言民間以官糟造醋頗有遺利乃置務於永興秦坊等州宰相王曾曰推醋之法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之廣未能省出若復官自造醋尤以侵民上曰此豈可施

行耶其亟罷之

陳文惠公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資政殿學士曾孝寬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宿麥病于冬雨民訴于府府以妾杖之孝寬為詣田取病麥辦之得蠲其租

侍郎陳希亮掌三司戶部管院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

呂諫議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言近歲籍牛為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遽表除之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塢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去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官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大名府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種世衡知武功縣有所呼追不使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皆如期而到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統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手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黨首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年十六已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

知制誥韓琮嘗爲契丹館伴使虜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虜使慙不復言

中書舍人曾鞏知齊州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典急追捕且開人言故盜發輒得

王武恭德用初爲邢洛磁相巡檢劇賊張洪霸聚黨剽掠吏不能捕者數年德用至伺賊所在令銳士裹甲載羶車爲婦人服盛飾以誘之過邯鄲果來襲銳士奮起盡擒之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綸爲有積效天禧末爲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道守太湖入于海復歲租米六十萬斛開長蘆西河以除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長堤二百里旁鑿爲距分十闢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修復之

遂命兼知泰州堰城租戶二千六百州人爲立生祠

范文正公仲淹知蘇州地瀕震澤田多水潦仲淹募游手日給糧七升而三分以二賙其家親程工役卒疏五河道積水入海司封員外郎許迥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治木石墜傷其左足君亦不懈堰成歲穀大豐

通秦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綸兼知泰州發通秦楚海四州民夫治之堤成民至于

今享其利興化之民以范爲姓

王冀公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

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

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爲朝官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至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

仰給者數萬人雖丁夫負擔無有關者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爲守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耳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鄟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祇候皆号能吏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槌繩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五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蟻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任規者元

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

壯官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
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
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鋪寧不食耶既膳無噐可
乎預科陶噐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噐如數給
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為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三四大將孫全
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
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
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
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脩貢仲宣上表待罪
太宗褒詔大嘉之

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躑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幙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齊巨牒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僉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買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還爲右正言

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 真宗善其言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晦叔奏復之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蜀州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隊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裝鑊鼓簫吹日推牛爲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

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群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爾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田況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為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号為皮燈毬以況處事通明号為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為稱職也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揮之曰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梧傷者水洗

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肉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李南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公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

角為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視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為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為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為齋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奇毗陵胡全夫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大夫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可勝紀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

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天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魚昆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出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祥符中有劉侗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謹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召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侗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

偏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除

上曰得如劉侁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判官

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之也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无口匏公笑

曰吾居政府然无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

爾今 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畢徇所陳一一行之則

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

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

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然使誰當聞者歎服

以為名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无他語但云東

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 聖體康復思見執政

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

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 上曰久疾方平

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之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

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

以為深得輔臣之體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

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

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

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

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

肆復安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白崖山陸史君祠遂兩立
廷下若聽命然須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祠中 真皇
時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
天下土木之勞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
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
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
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已上出皇朝類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一

涖官

真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倚注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間今日有無親戚賓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之音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公性端厚明辨遇事敏速曉民政識大體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在密院時西北用兵道路斥候走集之所罔不周知密靜遠權累在衡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登務雖當大事若己不預焉審於采拔不妄推薦時以重德目之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

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外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兩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公知杭州事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内卒以無擾

趙韓王普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棧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

杜正獻公，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斂，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責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

所能而薦之

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

范文正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參政王文忠公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未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貧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

包孝肅公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其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番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丞相陳文惠公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及尹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尚書余襄公廣之番舶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商又請

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云
侍讀孫公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
獨私終不為開門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
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
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
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
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
物蓋如此

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
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
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

曰此人小累才足惜

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

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之緣是不得奈何公
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
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
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已上出皇朝
名臣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二

泄官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脩媛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

群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

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任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 仁宗怒却其

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辨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

參政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畫方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御史中丞呂公誨

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

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參大政眾皆喜於得人獻可

獨以為不然。眾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眾任己。厭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

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

中丞出知鄧州。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為弊。廢而不行。願復舊制。詔從之。舊有監秤。始得受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所輸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

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

參政歐陽文忠公脩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歐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揚州青州

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

張舜民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歐陽公司馬公王荊公爲學者所趣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特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

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工言之報也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切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園闡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蘇文忠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修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爲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抵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尚書彭公汝礪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除復授漳州軍事推

官在選十年人以為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內翰范公祖禹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
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諫議劉公安世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
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
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
者或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
目之曰殿上虎

已上出皇朝
名臣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三

涖官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最宿舊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江鄉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旱稻種此稻耐旱敏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

並出揚文公談苑

時議欲差夫往支郡般草乖崖公曰百姓經賊瘡口未合如何役他只如彭漢去城往還四程一夫擔幾束草餵幾匹馬公遂於城西北門外各剗一草場買百姓生草秣馬甚優足復又百

姓當饑饉之際得錢買食全活者頗衆至十月後方位

有民家子與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貨
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公覽之以酒酌
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僕遽以家財十之七與
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公明
斷拜泣而去

公曰見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公謂李昉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
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
正名名不可改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
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

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
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
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公就轉吏部侍郎謂李昉曰今忝聖恩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又
勝作正郎時正郎又勝作負外郎負外郎勝作三丞三丞勝作
京秩若轉下而思之則身不危若轉上而思之則名必敗出上

乖崖
語錄

真宗朝因宴有親事官失金樛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

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 上云自有一百

日限若百日限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 帝王尚守法
如此為臣子者當何如 出丁晉公談錄

王文正公曾再益大名代陳康肅既視事府治毀圮者即舊日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修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康肅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且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並出王文正公言行錄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凌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

出程氏遺書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遜而爭自息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顛常愧此四字

已上出程氏外書

趙清獻帥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致可知及再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為累矣此是渠清入妙處

有士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是則往往其禍先及為之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為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為者小人為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

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

一士夫以改官少一二紙舉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為人宛轉且據公入仕可言者然後某亦可說斯人歷舉某事某事曰是公合做底事又問其入仕幾時及見其貧窶細以為問皆一一言其所得若干老幼若干日用若干語理甚具知其為廉勤之士曰如此當為公說然自此後不可失故步又不可舉此常為話柄某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

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治吏者當如何先生曰任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監司責守令守令唯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轅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遽進者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敢苟也必於義為當則終身為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不用雖悔無益一則為武儒衡以青蠅見譏書之史冊後人讀之無不為

之愧汗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以自處李栖筠抗元載不得相李鄴因吐突承璀得相而不願受至今猶欽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定分切不可謬用其心以自取千世笑端

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或問趙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摘伏使姦宄無所錯後人少有能繼

者大抵皆挾術用數以此為治如何曰此豈君子所為措摩吾

心使明白無以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于中庭凡物至前長短

小大妍醜肥瘠一一自見鏡何心哉使物至則應不必求以應

物已上出橫浦語錄

襄城之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范忠宣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公宰

縣時官也次任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丞相文元守許政

事無大小一皆詢公公亦盡誠無所迴避文元無不從者公退

而歎曰賈公信我如此豈可容易妄言益使吾臨事而懼謹擇

而言期不誤公聽文元由是深知愛公出范忠宣公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四

涖官

先君常言仕宦不可以苟進惟委之以命則泰然李郎改轉著作佐郎知齊州景城縣鄉人賈殿丞壽為審刑院詳議官者令三年滿日自舉官為代吾與賈相知最密約賈候李郎替歸薦以為代賈諾之俯拾無疑矣既而李替歸居京半年餘待賈削指日奏上去滿兩日一貴人召賈令舉其子為代師益初登第授并州推官有數達官先在并許與師益為地未赴任為堂除者所衝改注鎮戎軍判官鎮戎僻遠與并大不相侔去日極甚不樂到日和糴斛斛該賞格未一考改京官知京兆府咸陽縣若果去并州不知能改官否汝輩在仕宦常以此二事較之不得苟進惟公勤待命則無悔吝

任君老言

先君言大理丞張谷為雷夏宰公廉勤幹民實賴之時有尉宣從
吉者流外人稍有不廉之跡提刑楊孜過邑求從吉之罪于谷
谷曰不知楊怒責谷曰為令長容佐官作過罪必同情谷曰邑
事無大小皆決于某不聞從吉敢屈法于民某今日由同官得
罪于監司豈敢自辯蓋未嘗伺察同官之所為以備監司之問
已而楊意稍解汝輩在仕宦於同官常如谷之處心不患祿位
之不永子孫之不盛並出杜氏談錄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
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
應舉孰無所貨之物然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豈可長
也察屬白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
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乃治其奴罪而遣之眾咸服其有德

出塵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
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
福爾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
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
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為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
從祁公尤抑僥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曰朕無不可但
這白鬚老子不肯並出孫氏談圃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出涑水遺書

馬大年云僕見元城先生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
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

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出元城語錄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為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為之理爾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廈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

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為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為人之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及掌之間耳潞公默然他日見先人云嘗請令郎相見其論甚堅正也出元城談錄

胡理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指畫膝上教理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蓋人乍入狴犴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
獄貴初情此要道也出南都道錄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文正公曰曰可惜張師德向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矣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靖以待之耳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之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蒼皇入白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于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申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霽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馳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非不便公見之拜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院吏皇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是逐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王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職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公言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

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包摠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手待其氣定每為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公言某待罪中書時事有當然者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便取次放過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耶已上出名賢遺

範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五

泄官

徐仲車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出節孝先生語

造意者常居尊與賢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間人不測如神

揚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林逋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神廟時監司李及登對

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

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在問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麥價有甚撰一箇不得

張橫渠與其叔安仁令書去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

李若谷教一初官去勤謹和緩其人去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

諭李去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已上出晁氏客語

左丞王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為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驗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

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鞠其事果馬生所作

朝請郎侯臨昔為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民因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輒為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即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朝散大夫錢龢往年宰秀州嘉興有村叟告牛為盜所殺錢曰若亟歸勿言報吾但密召同村解之遍以其肉餽所知或有怨仇即倍與叟如其言翌日果有人懷肉以告叟私屠牛者錢得而治乃告肉者所殺已上出和氏談選

韓莊敏公一日侍立神宗云聞杭城楊梅甚佳卿曾食否公

云舊亦曾食然中國甘珍亦自不少遠方之物一有供奉便成勞弊如漢唐荔枝是也 神宗云誠然

公臨藩政事詳盡官屬人人得盡其所長每議事使逐人各道所見公然後參酌從長施行如有未盡更爲條陳屬官多云乞相公台旨公曰某指揮不難恐有差誤諸公不肯言致誤施行不若先盡諸公所見然後某參酌也 並出韓莊敏公遺事

或問爲政如何謝子曰吾爲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爲之期期至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束者中爲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三項

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元詞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已上出上蔡語錄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剥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 英宗朝傳欽

之奏劄子 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
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 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
若襄有罪 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
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
臣不敢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
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眾若使寬非
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
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
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
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揔不由

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
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
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
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
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
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
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
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
害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
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
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

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元魃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元魃之難是亦天也元魃其如何哉蓋聖人知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過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

程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

覓官豈常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已上出龜山語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六

泣官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
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
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出王忠清話

伯溫初入仕程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亦當立案而後
決或出於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
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溫終身行之

樞密張公案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
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
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錄之

元祐初

哲宗初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

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 上講色甚莊繼以

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 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為正叔

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者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 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

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

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公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

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答曰正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 已上出邵氏聞見錄

范忠宣公語江民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歷山及得

天下若固有之者養之素也 出步里客談

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

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即

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出涪陵記善錄

士大夫若止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飡請以驅役之卒奉

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采筭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媿

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

為盜矣 出省心雜言

葉石林云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殍自鄧唐入吾境

不可勝計令盡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

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育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

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豐稔父母

來識認爾余爲閔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棄而不有則父母之恩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富韓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徒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白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

哉卒行之愈力明年二土大熟始皆極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母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常刻之石余舊有其模本今亡之不復見也

並出石林避暑錄

吳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文懿公爲中丞聞其名初不知識即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塞河北居人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時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于河上於是曉夕並渡

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執旗幟鳴金鼓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並出石林燕語

王尚書敏仲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於民間假貸供帳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呂滎陽公語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謹乃所以求知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謹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所未盡也故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

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秦州獄掾顏岐夾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公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

家當知之

巴上出呂
氏童蒙訓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七

涖官

劉器之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黃允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伸訴也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脊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謹始防人疑衆不如自謹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諾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謹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已上出已氏童蒙訓

唐肅待制為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汗其衣為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碎本州觀察推官

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范正辭郎中爲江南轉運副使時饒州有群盜劫富民家財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饒引問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鞠旣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令監軍王愿掩捕愿未行而盜遁去正辭親出郭追獲之皆伏法而十四人得釋

趙稹少師爲益州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稹適行部意其有寃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寃狀釋出之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寃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卧窟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考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王利郎中通判滄州時閱具獄有群盜當就死利察其氣貌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寃狀乃留不決且索境內後數日盡獲真盜賴免者七人

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旣自誣服良

獨以驗其尸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張堯佐宣徽初爲筠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郵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惶恐遁去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狀而釋之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

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

藥相因旣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真宗

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已上出折獄龜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七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八

泣官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智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汗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答

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贓。僧始得釋。錢冶屯田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上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尚

或可拒今以詛也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

馬亮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

薛顏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之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儋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妻與小吏為姦也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儋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囚言實毒斃在筵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情命再劾之乃因客散醉歸實毒酒盃中而殺之此蓋罪人以儋年不嗜斃而為坐客所并且其後巡數尚多欲為

他日飜異逃死之計爾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暨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歐陽曄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相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坐廷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訖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汝

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泣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

程顥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彭思永侍郎爲益州路轉運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以父子貿易多置衣帶中而盜於爪甲間挾刃伺便微取之至十百而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疏其黨悉黥隸諸軍盜以衰息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群官聚廳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爲僧幾年對

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爲僧也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鬪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鬪者爲息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

周沆侍郎嘗爲河東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乃命高估鐵價盜鑄

者無利不禁自息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士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庸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為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其人皆沒上人皆次斂功賞而誣以不執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必不常有抄獄

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令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已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已上出折獄龜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八

者無利不禁自息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庸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爲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王延禧朝議初爲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贓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爲盜令旣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爲已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已上出折獄龜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九

陰德

陳侍中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桂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李右司潛字德淵冀州信都人父超爲禁軍卒嘗從潘美外戍主刑刀每行刑超必徐之至美怒解多有寬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旣歿十年貧不克葬甫皆葬之

吳節使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所全活甚衆其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王朝散覲知成都府府無閑田中下之家無葬地多用浮屠法火
化覲委官錄未葬者萬餘得官地奏為墓域葬之並出本朝名臣傳

泉州同安主簿蕭涉二男長曰注次曰伯英府君臨終之夕呼二
子囑之曰昔為獄官有陰德於人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大汝
等當力學圖富貴以大吾門二子果皆擢進士第注今為西上
閤門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知邕州伯英祕書丞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
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
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
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常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
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
曰為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去失父不

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
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
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
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
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
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陰
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無可疑者汝
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
壽終當為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
逝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征伐凡降四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嘗曰
自吾為將殺人多矣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功名顯著為諸

將之首諸子皆賢瑋琮瓌繼領旄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賈生

光獻慈聖太后輔佐

仁宗母儀

累朝聖功仁

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王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

查道淳化中赴舉乏資用干諸親舊得數萬緡偶於旅次見一女
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傾囊擇謹厚婿嫁之是歲道
雖罷舉次年登科其後位至侍從

已上出皇朝類苑

參政吳文肅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宦彭年客
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
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又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
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烏
乎可謂篤義君子矣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肇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
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覓枯骹未被聖澤請如寇準
曹利用故事還其所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 祖宗朝
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
均被恩施皆見納用

並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秀州教學老生姓張名某學業不甚精頗有信行里人服之忽有
一商旅涂中抱疾甚困憊投宿于張生張詢其來但能言其名
氏鄉里云聞君信義餘已不能言而斃張閱其行裝有金十兩
乃遣人召其妻孥護屍持金而歸後生子師中一舉擢進士第
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卒官噫不欺心隱財
享報如此

出王氏談淵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

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補又隆冬苦寒蠲舍緡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

有五子長曰獮中皇祐元年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父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並出塵史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時

莊獻母儀天下見

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年女奴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人首飾服用無慮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嫗謂夫人曰此二嫗乃夫人昔日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其無謂也雖然 太后聖慈垂憐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

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復顧予人必當送府劾罪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會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珪鎮并州以官鎡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

並出倦遊雜錄

魏泰云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之地之窳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

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並出東軒筆錄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

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復顧予人必當送府劾罪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執取骨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珪鎮并州以官錡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

並出倦遊雜錄

魏泰云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之地之穴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

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曰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

夕夕在元男之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

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並出東軒筆錄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

錢二十萬可矣今未之也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爲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出澗水燕談

曾魯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聲悲甚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顧視左右歎歎久之曰僕頃官于某所因其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以償之乃以其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去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爲士君子

配 出曾魯公軼事

呂文仲歛人爲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鞠曹南猾民趙諫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爲人密籍姓名候舉選對駁之日斤之未晚 眞宗從之出玉壺清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陰德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旦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爲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至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

出湘山野錄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

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出泊宅編

王晉公祜事

太祖爲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

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祜往別

太宗於晉

邸

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言祜徑趨出祜至魏得彥卿家僮

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

保符彥卿无異意乎祜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

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

陛下以爲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

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祜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祜赴貶時親朋送於

都門外謂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

者須做二郎乃文正公旦也祜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

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出邵氏聞見錄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

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曰爾有陰德及於一

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宜勉爲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

苦 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

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出泊宅編

王晉公祜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祜往別 太宗於晉邸 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言祜徑趨出祜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浹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无異意乎祜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

某不做翻床本某不做

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 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祜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不及見而薨初祜赴貶時親朋送於溥官職矣祜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

老彥他二郎乃文正公旦也祜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

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出邵氏聞見錄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騭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曰爾有陰德及於一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宜勉為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 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

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云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翊日命吏請黃君戒令止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告之且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則頗有所補乖崖嘆曰此公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坐索公裳拜之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葍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公知其寃謂盜曰盍許寃吾爲直之盜果稱寃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盜公因罷歸掾尉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官學益盛而掾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掾尉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

訴州委錄參鞫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曩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繞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某初心

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 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 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

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于此而致死者寃不得伸亦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准覃鞏罕准

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官負携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爲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

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

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利博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

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

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第豈非

答六翻余在答云

者答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

之乃明字遠在日リニイ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

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
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
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
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
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
耶

已上出樂善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一

陰德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蓆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訟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爲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秤吏舉簿實東枰枰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實西枰枰亦壓地而東枰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

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負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

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
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
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
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
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
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
升甲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夢已先定也

已上出夷
堅甲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
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
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

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
一人送獄劾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
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
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斃而已
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
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
剡奏但以舉者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
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皆冷
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
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
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
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

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巖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

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

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有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冤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

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舩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

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
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
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去
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
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
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
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
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
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
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
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噍
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
合兩盜為一冀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
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
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
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
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
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
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證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綉與之
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
得直祕閣而終

並出夷堅乙志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作文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人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夏英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没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鞅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丁晉公貶崖時大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大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

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漕召
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
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謹密於孔光不言
溫木體風流於謝傅且詠蒼苔

小說載盧携兒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
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
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
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
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
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
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

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
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
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
則麤野嘲啗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

已上出
皇朝類苑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既不得已而爲之
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
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
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
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
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
遜如僞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出小畜文集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携文來謁公厚禮之間日謂李旼與張逵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儻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逵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旨甚優氣骨未實欲期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公謂旼曰為文之要須是實主分明揭擻淨潔應用如布帛所須者與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與非人慮有按劍之怒子宜謹

之並出張乖崖語錄

沈隱侯曰古今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為文奧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出宋文景公雜志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又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出宋子京筆記

歐陽公答徐祕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

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如其當宜在心也

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並出廬陵文集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襍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竒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出臨川文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出元豐

類藁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

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出元城先生語錄

徐公仲車曰凡人爲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爲佳耳爲文正如爲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爲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爲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竒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

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爲至論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爲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

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爲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已上出節孝先生語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凡數年來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

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其之知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

東坡云某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

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與姪帖云二郎得書知汝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苦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荅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與謝師民書云示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已上出三蘇文集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作文

山谷荅外甥洪駒父書云學功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

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尾如常山之鉅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

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
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
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
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
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頹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
乃無此病耳

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
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
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
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
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與王觀復書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
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
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
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
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
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墜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
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已出南
昌文集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

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

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蹠以

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
讀試為公隱括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
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投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
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
出陳後山文集序

沈存中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
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
兮辰良又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
勢矯健耳出筆談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
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劔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楊子雲之
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
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
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比自然已上出後山詩話

李方叔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斷句清新令高妙出羣須衆
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絕者方見工夫也又不可使言
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作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須境熟
然後沉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
畫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
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
合若不相遠不致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衆論非獨耐

看兼少悶難耳人之為文切忌塵空須是一言一句動眾駭俗
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
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庫高巨細包括并
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
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
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
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
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
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
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
鄰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

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
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
無體譬言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言之雖有耳目
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
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
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言之壯夫其
軀幹矜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瞶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
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
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踈矯厲不切事情近山林之
文也其人不必要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坐塵肆其
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

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捍闔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伎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已上出方叔文集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役於身體出龜

山語錄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眾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又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

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
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並出唐子
西語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四

作文

晁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萬斤起

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與來筆力千鈞重乎

出王歸史詩文發源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窳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出曲有舊詩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

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並出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寬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

楊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並出呂氏家範記

周恭叔謝范內翰書云昔之君子無意於為文蓋嘗養其文之所自出者不使奸惡憂患忿憤恐懼一動於中故其心正則氣全愚謂六經之文聖賢之事業比日由此其選也出恭叔文集

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輕手節賞歎未如使人肅然生敬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

林文節公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金甌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黃端冕纓云輕煖不足於體歟亦不減此

古人因意生文故自然文彩照映今人直鑿空造作之語爾雖華麗不足貴也

讀人文字便欲篇篇出人意表自下筆則每自怨是大惑也正當反此乃佳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已黃魯直作詩法也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為漢患者

凡為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皆凡例不先定致輕

重不等

已上出步
墨客談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闢立本皆於世入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為法

並出潛
溪詩眼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搞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体功謂之

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
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
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
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
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
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
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
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
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
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
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之者
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謔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

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
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
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
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
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
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
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
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啟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
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
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
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
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

出珊瑚鈞詩話

士大夫作小說雜說所聞見以為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驥一卷為梅聖俞作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為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為賢者諱况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乃襄陽魏泰所為託之聖俞也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陽文忠公歸田末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出石林避暑錄

孫元忠朴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外裏轉斗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又云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荅李公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叙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

任類卷三

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
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己上出呂氏童蒙訓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四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作文

呂居仁云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
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
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
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
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霽霽無吝吝處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第初學者

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張文潛嘗云但把秦漢以前文字熟讀自然滔滔地流也又云近世所當專學者惟東坡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章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寔衰矣

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為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觀此等書可見又云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韓退之荅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張子韶云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云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又云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人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已上出張橫浦日新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錄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椽王岐公最多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

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桌文縝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已上出四六談塵

凡為文須要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當使一件故事後却以己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自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古人用故事當頭便使者必有疑難或與已說異故使用引語頭
出已見到這田地地方喚做不隨人脚根轉

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
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
不及也

作文字須認體位謹布置如大匠掄材各着色額廳堂亭榭等屋
材料制度色色區別不可一律如大廳材料不可作亭榭使用
也已上出浦氏漫齋語錄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
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
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
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

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出韻語陽秋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
與殿過

須做過人工夫方解做過人文字如何操筆便會做好文字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文字貴曲折斡旋
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

凡做文字每段結處必要緊切可以動人言語凡造語不要塵俗

熟爛

凡作簡短文字，必要轉處多。凡一轉，必有意思，則可。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為上。然會做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新，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覺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處，間架令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凡作文，須要言語健，須會振發轉換，亦不要思量遠過，終過便晦。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透迤，觀之者不厭。已上出麗澤文說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考卷上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六

作詩

薛許昌荅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
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
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剉剛成柔始為
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

出皇朝類苑

孫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
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
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笄袋中同舟竊取而觀
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
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笄袋中所書也

出孫氏談圃

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之風雅頌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出節孝先生語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羅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底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擊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

在間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矣並出龜山語錄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有道之士胷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肝肺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並出李希聲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已詩如養成肉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已而已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荅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出泊宅編

昔人有言人有三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出吳子書詩話

世人常言老杜讀盡天下書過矣老杜能用所讀之書耳彼徒見其語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萬卷人誰不讀下筆未必有神出陳輔之詩話

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倣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出嬾真子錄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並出許彥周詩話

劉貢父云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詩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墮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不啣啍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出分門詩話

王介甫嘗論杜詩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

詩文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死後此一聯每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

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夫學識素高，超越尋常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並出藝苑雌黃

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練句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如揚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

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俊麗也。至讀識婦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宮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為丞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堂堂太宗業，植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

鳴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已上出珊
瑚鈎詩話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舍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闐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竒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入魚

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圓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圓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霽霽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闕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

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

已上出石林詩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七

作詩

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鼠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寔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制大備矣。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令靜聽而具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

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馬能心快快祇是走跋跋必入海而去秦也其去於人情必有遲遲不忍去之意故曰尚矜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則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為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元實又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

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是此兩體爾

蔡條言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舩字眠字天字各再前字凡三於古未見其體予嘗質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製雖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學者可不知乎

六一居士云 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

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
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
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
風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東坡居士云古詩押韻惟入聲可通用須本音或引韻則不拘四
聲普用隣韻無妨至於作律詩七言首句須要引韻苟或不然
即須得一聯對句也大凡詩章若對偶多即為實而成體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崇韻學論文
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
之語體制漸多如傍對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
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云陪游馭娑騁纖腰

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
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旁犯如九歌蕙
散蒸芳蘭籍奠桂酒芳椒漿當日蒸蕙散對奠桂酒今倒用之
謂之跛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
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
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揚以朱雲對白日
如此之類又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
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
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
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正
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直一掃古

今弃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鍾磬和聲渾然有律吕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

續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有自然句有神助句容易句率然遂成辛苦句深思而得又云詩之四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執欲滔天第二聯謂之景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又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謂之扇對

歐陽文忠公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

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沱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輒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名賢詩話言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和吳餘于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江靜明花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塵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舄壺公謫處天談多時屢譁舞短更成研而我孤登覽觀詩未究

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袂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東坡居士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間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嶠

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臨衝開闢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大雅綿九章初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八章乃曰虞
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
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
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
高致也老杜陷賊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裳下南苑苑中萬
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
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
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
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
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如百金戰馬注坡騫澗如履平地得
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
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總上出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七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六

作詩

黃魯直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若諫爭於
廷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欽抱道而居與時
乖迂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
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
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
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
非詩之過

又云寧律不諧而不可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此度開
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詩者也至於淵明所謂不煩繩削而自
合者雖然巧於斤斧者多疑其拙窘於隱括者輒病其放孔子

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謂不知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冷齋夜話載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鳥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木對酒長年人醉兒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蘇尚書符東坡先生之孫嘗與人論詩或曰前輩所好不同如文忠公於常建詩愛其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謂此景與意會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則與文忠公異矣又二公所愛和靖梅花詩亦然公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為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可隨人轉也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云不啣啍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倣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是有不工者而好

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以為戲爾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雲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莫如脩常問聖俞平生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脩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脩所稱賞云知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鉸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鷄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落日曠野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諸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柳連村暗黃花

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
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
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贍去表聖之流遠矣又鄭
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
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
性有隔也哉

又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若他木殆不可以當
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
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
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
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

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
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
中邊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甘
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山谷云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
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
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
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
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謝康樂庾義成之於詩鑪錘之功不
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其彷彿者何哉蓋二
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又云歐陽文忠公
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

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才半發水邊離落忽橫枝似
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去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
惡繫於人

筆談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揉極工而後已所謂
月鍛季鍊者信非虛言退之城南聯句首句云竹影金鎖碎者
乃見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鄭祭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為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
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

白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
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
狹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蓋郊自礙耳

王文康公天姿質實厚重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
吐絲堪笑牡丹如許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亦質實厚重者之
詞也

張太史耒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闌仙之徒皆
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何以知之
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
容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
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
野詩稱兩人為最云

王荆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
皆警句也然終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優言盡而意有餘也

已上出古今
總類詩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作詩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而有工否杜公云更把茱萸
子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茱萸
杜句為優逮東坡先生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
部一等矣

歐陽永叔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
用藁草之理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
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淺倍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
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

又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聞者以為笑

東坡云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集句自 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公非也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初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遲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為專門學雖名世善用古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薦阮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勗一擠出守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杜牧為登樂遊原詩謬用一麾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自此遂為故事然實誤也

歐陽詩話言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獨是時舍人陳公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范元實又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蓋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若前後別無奇偉而皆如洞庭他句雖雅健終不工如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慢處乃隣女之效顰者爾

名賢詩話言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樞漁陽搥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今乃顯言之已落第二矣

潘淳字子真南昌人嘗以詩呈山谷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子真云淳輩那便到此山

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也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今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訛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一篇神氣索然也已上出志今總類詩話

山谷云詩文唯不造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山谷謂秦少章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為成章

又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茅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詠物詩不待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醪醖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作自然工夫度越他人老杜散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

老杜詩云詩瀟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已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以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為善學如陳無已力盡規摹已少變化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既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兼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槽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
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
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
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
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林觀二人洗
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
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為妙作詩止欲寫
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出周少隱竹坡詩話

用故事當如已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此
是用王粲依劉并曹公厭禰衡事却點化只做杜甫欲去依他
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已出也

五字詩以第三字為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為句眼古人鍊字只
於句眼上鍊

有意中無斧鑿痕有句中無斧鑿痕有字中無斧鑿痕須要體認
得

自做詩須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機杼風骨先立然後使得經史中
全語作一體也如自出語弱却使經史中全語則頭尾不相勾
副如兩村夫擗一枝畫樑自覺經史語在人眼中不入看也

魯直云凡和人詩押韻如待敵如此然後押韻方工
七字句法不要有閑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閑字
也

詩涵養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物一態若
模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楮花見一件樣只做得一件

也已上出蒲氏漫齋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十

作詩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壘目無膜爾鼻無壘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

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平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甚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羨溜匙蕪暖腹誰欲致孟嬰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闌芳解斂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舍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島看來沒雲山爰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

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起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

青氣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甚

終日射者翻案板尚改

又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喚鳥

一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

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羨溜匙蕪暖腹誰欲致孟嬰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闌芳解斂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舍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島看來沒雲山爰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

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扣陳秘授
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合不盡之意也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夏集日夜萬感盈
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
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
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
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
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孺子至云相梨且綴碧梅杏
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藥紅相對
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
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
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
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
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川守云花深稚榻迎
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稚榻客帆
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
云洞花蜂聚密崑栢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秋聲一鴈
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開師
皆以瘦接對蕭寺見於其他篇詠以揚柳對蒹葭以揚子渡對
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
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為高作如介甫示

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也

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行之為七言曰漢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而與益遠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為五言曰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窻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虫皆閉閤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鑿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陳去非常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舺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

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
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
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
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
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
都官無異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
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劉禹
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槃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
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鍾響徹
山谷點化之云山谷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
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
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愜閑飛動篇終接混
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冥滓飛動摧霹靂贈盧珪詩云藻
翰唯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
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鶻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
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鶻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為難李
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
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等
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斷無痕迹仙
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
雖日斷而鼻不傷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

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揚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
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提聚
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作詩在於練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練中間一字
地折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練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
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
異已上出韻語陽秋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十

依宋刻本錄于御史廊衙齋中少二十五弓
至三十二弓共八弓俟再覓補葺所載雖宋事
具皆格言熟讀令人身心非淺二取益者雖
殘編字折半規明月燭暗之所必向也聊志
此旨

萬曆丁未清和望日清常道人題

